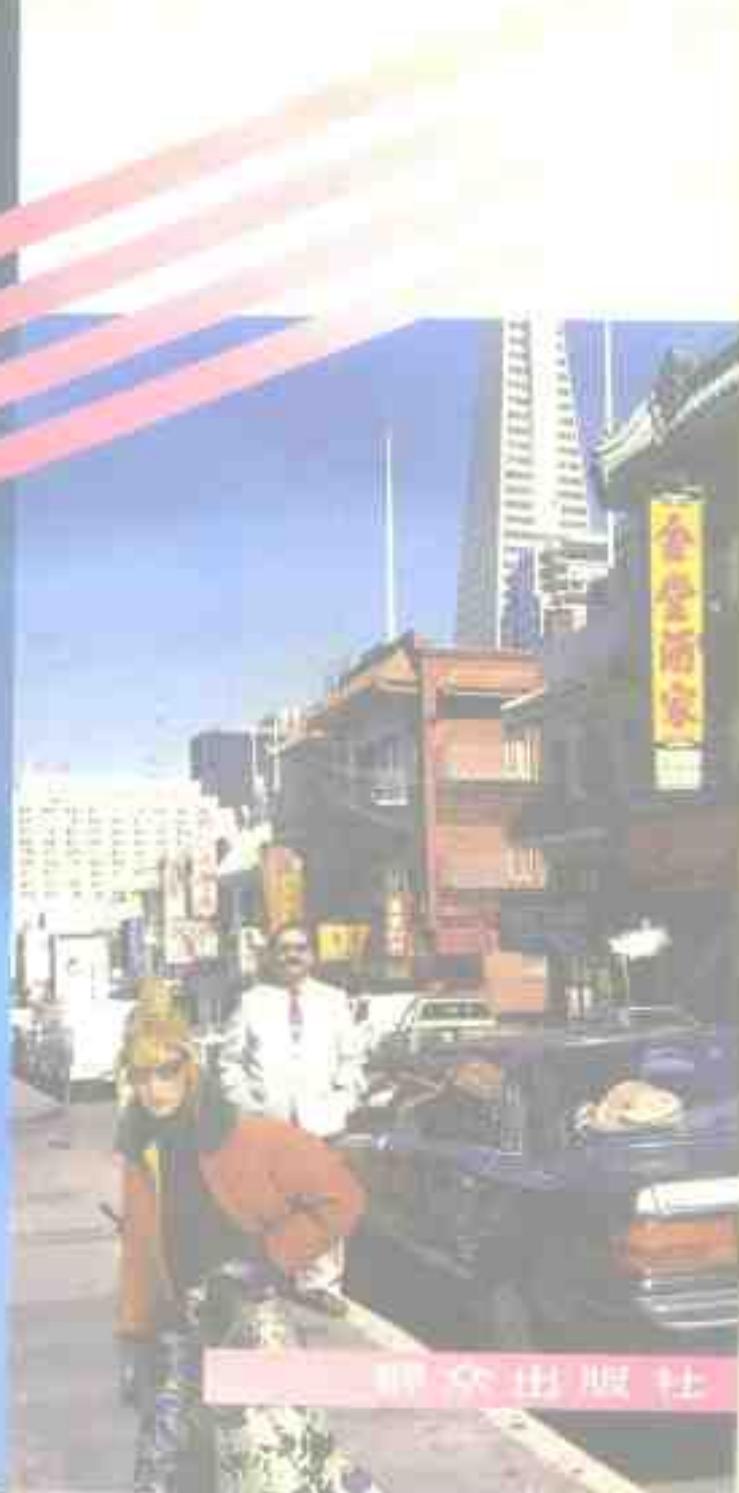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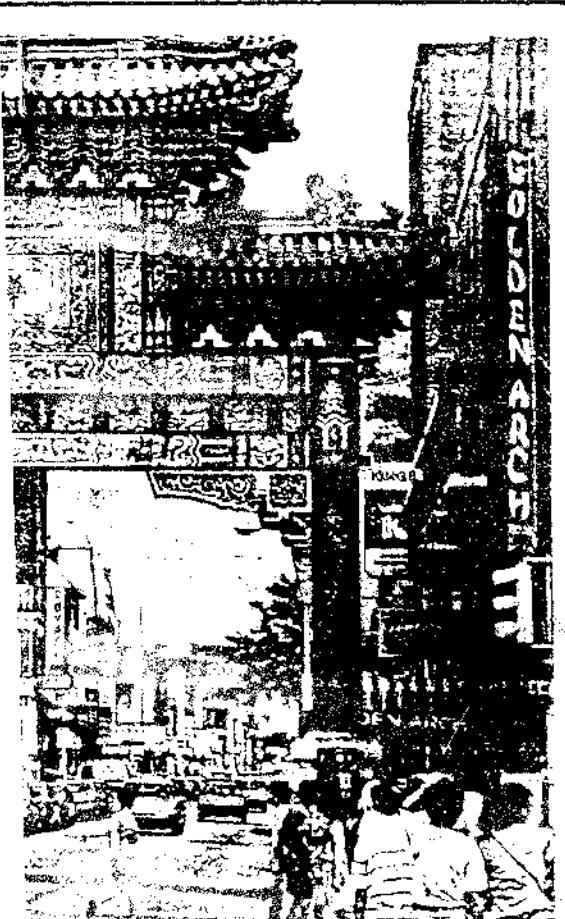
唐人街黑色风云录



新华书店

华 寄 著

唐人街黑色风云录



(京) 新登字 093 号

在那裏，他還沒有開始，誰都無法知道他會作何事。但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大聲地喊出聲來：「快點！」然後，他便開始奔跑，並且不斷地喊着：「快點！快點！」而這時，他的身體已經開始發抖，並且，他的腳步也變得顫巍起來。當他跑進那扇木門的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完全顫巍起來了。他跑到那扇木門前，敲了敲門，然後，他便站在門外，等待着。

卷之三

唐人街黑色风云录

华胄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26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1103-4 / I · 388 定价：8.80元
印数：00001—25000 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美国真实案例为素材的惊险小说。中国留学生羿欧在纽约不幸目击到一起中国人残害中国人的罪恶事件，美国警方因拿不到确凿证据显得无能为力。羿欧出于义愤，参加了民间组织，“反毒品犯罪同盟会”的复仇行动。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激烈拼杀中，他由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冒险精神的浪漫书生，变成一个冷静、坚忍、果敢的杀手。

羿欧使匪徒们闻风丧胆！

羿欧震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该书情节曲折跌宕，扣人心弦，语言生动诙谐，妙趣横生。作者成功地将好莱坞的惊险、离奇、大起大落的风格同中国传奇文学中的幽默、机巧、峰回路转的特色有机地结合，使作品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同时，小说还深刻揭示了美国当代民主体制使庞大的司法机构难以行使其应有职能的本质，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国社会光怪陆离、千姿百态的生活画卷。

第一章

沉沉的暮霭笼罩着纽约海湾，一切都是灰蒙蒙的。这里的苍穹和佐治亚的晴空碧日迥然不同，倒有点象北京城，朱耀洲想道。想起北京，朱耀洲的心又是一沉，脸色比纽约湾的天空更加阴郁。他沿着防波堤漫无目的地走着。

“我教外国学生英语二十年，他们学得有快有慢，可象你，第一学期托福考四百一，第二学期考三百七这样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朱，我想，现在让我去学汉语，恐怕毫无指望。你和我同岁，何苦再受这个罪呢？”这场景，朱耀洲一辈子也忘不了。在此六个月前，佐治业大学美术学院曾热烈地拥抱过他。因为，用美院院长的话来说，他的画，美院的教授们一辈子也画不出来。院方还暗示，希望他毕业后能留校任教。

仅仅六个月，时间竟然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两次英语考试的结果使他终于丢了每月六百美元的奖学金。他把行李存放在同学家里，悄悄离开了学校。从此，在曼哈顿大区的河畔公园里，又多了一个摆画摊的中国人。第一天，他便挣了二百多元，他用这笔钱到中国城里的一位姓王的医师那里买了一张“诊断书”，作请假休养的依据。接着，一连九天，他每天收入超不过二百元！这比一般的同行的收入高出一倍，手快和技艺高超是他成功的原

因。他用这些钱添置了新的设备：一辆车子、折叠桌椅、甚至还有一个大遮阳伞……就象要长期干下去一样。终于，他把自己打扮成了十分理想的攻击目标。现在，他仍然肯定自己能从千百张黑人的脸中认出那三个丑恶的面孔。一般的中国学生受到攻击之后没有这个本事，在他们的眼里，黑人全是一个模样。朱耀洲是画家、摄影家，对图形和色彩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清楚记得自己如何挥着拳头同他们搏打。四十八岁，他并不认为自己太老，他当过兵，是解放军，他从没有向任何人低过头，这次也是如此。他还记得，一个比自己高半头的黑人怎样在腮帮子上挨了他一拳以后摔倒在地，但马上，自己也挨了重重的一击。他躺在地上，只恍忽觉得木棒在他的头部和阴部乱打着，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身子只是麻木地随着一次次的打击颤动着。还有就是他们用压力喷漆把他的脸喷成了油亮亮的黑人……再以后，他听到别人讲述，当那三个歹徒拔出尖刀要往他心口上刺时，从教堂里冲出来了黑人牧师大卫·迈克法兰。大卫抱住昏迷不醒的朱耀洲，一手挥动着金光闪耀的精装本《圣经》怒斥暴徒。大卫的义正辞严，使街上一大群神情木然的围观群众明显地表示出与歹徒的不友好立场。歹徒们见状，才悻悻地砸了画摊，拿走尚可一用，或卖钱的东西扬长而去。

朱耀洲在教堂里养了两个月，跟着大卫牧师学了七个星期《圣经》。昨天，他突然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得知校方查出了他的医生证明是假的。学校勒令他到校上课，并交足学费，否则将把他的欺诈行为举报给移民局……今天上午，他推开教堂的门，悄然不辞而别。

远处，一艘巨轮缓缓驶出海湾，船艏吃力地拨开层层叠叠的波浪驶向大西洋。阴霾之中，自由女神像浅浅的身影，恍若浮现在孤岛上。前方一切都是渺渺茫茫，只有身后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飞驰而过，才显出些生气。朱耀洲抬起头，看见公

路正上方有一块牌子写着“JFK 国际机场”的字样。肯尼迪国际机场？自己不就是从那里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的吗？从那里自己也同样可以登上中国民航班机飞回故土。他觉得这倒不难，跟自己的同胞解释一下，就是挤在货舱里也能把他捎回去。问题是，回国找谁呢？他和前妻是打了两年的官司，直到来美前夕才办好了离婚手续的。在单位，为了自己的高级职称不能出国的问题，他从系里打到院部。最后，用他的话讲是把公职连同副教授职称，一起塞进龙须沟里以后才出来的。如今弄了这么个丧魂落魄的样子，回了国，也只能去扎龙须沟。

到今天为止，朱耀洲也不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到了美国。好象最原始的起因是和几个同事打赌。第二天，他不经心地发了几封信，结果倒是美国的大学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催他办手续。不少人费九牛二虎之力办不成的事，他稀里糊涂地便成功了。或许今天的结局便是上帝对他的惩罚，他一直怀疑这一点，只是学《圣经》时找不到印证。这是个对他不吉利的国土，回想自己一生，在中国一直很顺利，跟头就栽在了美国，美国，是他的“垓下”，是他的“麦城”，是他的“滑铁卢”，是他的“斯大林格勒”。和他的命运相反，多少人从此发迹啊。吴静菊，曾是他的学生，并且在课堂上被他奚落为“只为画师，不是画家”，却在佛罗里达大学获得美术专业艺术硕士之后，当上了“迪斯尼世界”乐园的美术设计。虽说是天天“描鸭子，画耗子”却有八万二千的年薪，最近在佛州萨拉索塔^①海滨买了一套高级住宅。曾和朱耀洲住在一个屋里的土木工程专业的苏晓华在达拉斯特兰建筑公司任设计师，刘文字去了密歇根大学当副教授，学政治科学的王金池毕业后在新泽西州开了个生意兴隆的小餐馆……人人皆有活路，偏他

① 凡中文译名后有星号 * 者，均附有英文原文，见本书 379 页，以供参考，请读者注意。

条条道路不通，这只能是命。

既然天亡耀洲，耀洲岂敢偷生？他这样对自己说。他转向大海，波涛鼓动着向岸边涌来，他胸中升起一股豪气。然而，他又发觉，倾斜的海岸顺势缓解了汹涌激浪，在岸边只有一起一伏的水线，而不是惊涛拍岸，他感到有些遗憾：这和“难酬蹈海亦英雄”的情调相差太远了。他不是有意将自己和周恩来相比，他朱耀洲还不至狂到这种地步。这实在是因为十年前他有一幅作品在全国美展中获奖，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画的内容是年轻而又永远带着一副少年老成神态的周恩来乘船东渡求学。同是出国留学，有“破壁”的，便有“蹈海”的，这是规律。想到此，他越过防波堤，爬上了一块大石头，面对大海，不知为什么，一股泪水忽地涌出眼眶。对于行将自杀的人来说，哭决不是个好兆。他暗暗地告诫自己，泪水可以把决心和勇气毁于一旦，以至功败垂成，一直朝前走，不要向两边看。但终于他还是转回了头，就算最后向这个世界投下告别一瞥吧。刚才还繁忙的公路不知为什么空空荡荡，显得格外地静，只是在远处有一个小红点快速移动过来。朱耀洲心想，也许那车里的人就是我临死见到的最后一个同类吧。嗯，那开车的决不会意识到他是这个世界中最后见到过我的人。他想着竟呆呆地望着那驶来的车子。他渐渐看出来，那是一辆崭新的，美国雪福莱汽车公司生产卡迈罗Z28型跑车*。开那辆车的，不是个二十上下，剃平头的美国小伙，便是个长发飘逸的大眼睛姑娘。玩这种车子的人虽不是富翁，但总是家里有一点钱儿的主儿。为了证实自己的眼力，他盯住那辆驶来的汽车。由于这辆跑车开得太快，加上车子重心低，车体宽，朱耀洲竟没有看清车里的人。他遗憾之极，临死，想通过目光和人类告别，也让别人看自己一眼都做不到，可见是多么倒运！他懊丧地向那车子挥了一下手，呆呆立住。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卡迈罗冲过二百码以后，突然车头一

个急摆，接着一个急煞车，“吱啦！”四个轮子一声尖叫，在惯性的巨大作用力之下，汽车原地来了个漂亮的一百八十度急转。没等朱耀洲看清怎么回事，发动机一阵轰鸣，卡迈罗已经冲到了眼前，接着又玩了一个摆头原地向后转，跑车已经停在了他的跟前。另一侧的车门打开了，一个脑袋冒了出来：“哥们儿，在这练什么哪？”

“哥们儿，在这儿练什么哪？这是，这是多么熟悉，多么令人亲切的问候！朱耀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在纽约！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这种纯北京式的问候了。他激动得要哭。自从到了美国，到处是他半懂不懂的英语，在纽约的中国城，到处都是那比英语更听不明白的叽哩咕噜的广东话。还有那些香港人所谓的“国语”，即那种嗲声嗲气，嘴里永远象拔光了后槽牙的“普通话”。更令朱耀洲反感的是，有些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明明能讲漂亮的中国话，偏偏把调门提高八点二度，嗓子眼儿象是堵上了块杨村糕干，学着在海外漂了四十年的美籍华人的神态，说起话来轻飘飘地如同坐上了肥皂泡。朱耀洲猛地一挥手，大声喊道：“哥们今天是没处练，只好往海里嗑了。”

那人从车里钻出来，朱耀洲才看清这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俩互相打量对方，朱耀洲中等身材，方脸宽肩，从扣在鼻梁上的方宽边眼镜，到套在身上皱巴巴的纯毛西装都显出十足的中国特色。他的脸时常给人一种不甚和谐之感。这是由知识分子的书生气，艺术家的浪漫和小市民的乖巧构成的混合气质。那个年轻人则是另一种风度，紫红色的羊皮夹克和牛仔裤套在他高高的，篮球运动员式身躯上给人一种洒脱的感觉。他有着一张给人印象深刻却又找不出明显特色的脸：两片薄嘴唇棱角分明，暗示着强烈的个性，在微笑时，还略带一丝坏意；直鼻梁透着几分正气，两只棕黄色的眼球闪着机敏的光芒和一种不易觉察的冷峻。无疑，这是一张刚毅有余而宽厚不足的脸。

朱耀洲觉得这人似乎有些面熟，但又不记得是否真的曾经见过。红夹克从兜里掏出烟点着，吸了一口，望着他笑道：“好哇，今天我算找对了主儿了。咱哥们也正打算往死里折腾呢。”

朱耀洲苦笑道：“别说笑话了，我是动真的。唉，临了见一眼家乡人，也算上帝开恩了。”说完他转过身，鼓起勇气向大海奔去。

红夹克仍然笑眯眯地望着他，身子倚在车门上抽着烟，就在朱耀洲的脚刚要踏进水里那一刹那，他用不紧不慢的声调说，“哥们儿，找个伴儿不好吗？”

声调不高，但朱耀洲却听得清清楚楚，他停住脚步：“找个伴儿？你跟我就伴儿？”

“不，你跟我就伴儿。”红夹克从容不迫地抽着烟。“我有比下海更好的法子，你玩的把戏过时了。”

“你说的是真话？”

“当然，蒙你也蒙不出来美元。”

“你，也惦记死？”

“至少是不在乎。你没看见哥们是从逆行道转回来的吗？”

朱耀洲才想起来，这红夹克是在分道的高速公路上逆行开回来的。他觉得这人非同寻常。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他竟然转回身向他走去。

红夹克向他伸出了手：“在下羿鹏。”

朱耀洲握住他的手：“朱耀洲。”

羿鹏把车门一拉：“请上车吧。”

说完自己走到另一侧钻进车里，没等朱耀洲坐稳拉上车门，羿鹏已经挂上挡，轰了一下油门，车轮在原地尖叫着空转了一圈车子便猛地冲了出去。几秒钟的光景羿鹏已经挂上第五挡，卡迈罗象箭一样飞起来。

“有骨气你不要系安全带。”

朱耀洲停住了手。可笑，明明自己要去死，为什么还要系上保命的安全带？他暗暗责怪自己。恍然间，他意识到这个羿鸥是准备用车祸来自杀。他心中叫苦，后悔上当，一旦真出了车祸，磕个头破血流，折肩断臂死不了活受罪。不过，话也说回来，要是车子从悬崖上扎了下去倒也好，连火葬都一步完成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迟疑起来，岂有两个人要在同一天自杀而且还碰到一起之理？更何况这小子开着崭新的跑车，面色红润，趾高气扬，哪有半点自杀的晦气？朱耀洲正在胡思乱想，卡迈罗已经“咔”地一声停在了皇后区中北部的一条繁华的大街道边。

羿鸥跳出车子，走到便道上立着的停车投币计时器前，却从兜里找不出零钱。

“喂，伙计，兜里有零钱吗？”

朱耀洲下了车没好气地答道：“没有，半个子都没有，你雁过拔毛也不能在拿着阎王殿签证的过路鬼身上揩油哇。”

羿鸥瞟了他一眼，没有答理他的牢骚。他四下望了望，然后径直朝街对面的一排排投币电话亭走去。他进了电话亭，拿起听筒又挂上，反复几次，然后一手搬退币柄，一手猛拍电话箱。三个电话亭，他依次捣咕着。终于从最后一部电话机的退币口里掉下一个二十五美分硬币。朱耀洲隔着马路看着他心想，这小子是个小油条。羿鸥得意洋洋地用手颠着硬币从街对面回来：“看见没有，这叫生财有道。”

“你怎么知道那里面能掉下来钱？”

“这你就不懂了，美国人傻乎乎的，经常是打不通电话，忘了退钱就走。有时是电话有毛病，钱一时退不出来，有时电话打通了，电话机却没有把钱收进去。甭管什么原因，在纽约每三四部电话里你能弄出来一个镚子。日后哥们没了钱，就靠这吃饭。”说着他把硬币塞进停车计时器。钱掉了进去，计时器的指针却纹丝不动。

“怎么回事？走呀，走一个格。”羿鸥拍着计时器，“妈的，看，纽约的公共设施跟北京一样。”

“不是计时器有毛病，是因为你的钱来路不正。”朱耀洲没好气地说。

“好，看我的。”羿鸥倒退两步，猛地抬起腿，照着计时器狠揣了三脚。计时器里一阵叮当的钱币响，指针“哗哗哗”连走三格。羿鸥哈哈大笑：“在这鬼地方就是得连踢带打才行。”

他把手搭在朱耀洲的肩上，引着他走进了一家安着铁栏杆门的商店。这家店门面虽不大，里面却十分敞亮。朱耀洲抬眼一看，见四周的墙壁上架着各式各样的长长短短的武器。玻璃柜台里摆满了不同式样的手枪！啊，这是个军火商店。朱耀洲倒吸了一口冷气，手枪是比扎海时髦。

和其他商店没什么两样，他俩一进去，马上有一个售货员从柜台里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你们要点什么吗？”

“看看手枪。”羿鸥答道。

“我们那边有一些手枪，你看看是否喜欢，”他指指屋角处的一个柜台，“那里有戴维斯 P-380*、简宁斯 J-25*，也有二手枪，价格便宜，从五十元至一百五十……”

显然他把羿鸥当成通常的亚洲人顾客，这些人舍不得花大价钱买好枪，只肯花上几十元，弄支破枪放在家里壮胆。羿鸥斜眼看着他，长眉毛一扬：“我要的是好枪，不是破烂货。”

枪商看看这个身材高大气宇不凡的亚洲人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马上换了一副正经的面孔：“对，我太赞成你的观点了。我就不愿意卖给人家破烂货。枪可不同于别的产品，关键时刻你的性命全在它上面，多花点钱买支好的可以用一辈子，省下点钱弄个次等货，也许它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毛病。”

“我要的枪，可靠性是第一重要的。”羿鸥说道。

“你对左轮手枪感不感兴趣？一只好左轮的可靠性是百分之

百。”枪商介绍道。

“你有好的点三五七口径强力型*左轮吗?”

“请到这边,”枪商引他们来到左轮专柜前,“我们有各种名牌左轮:史密斯/威森*、寇特*、鲁格*都是第一流的枪。陶拉斯*质量也很好。”

“我就要这里面最好的。”

枪商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本厚厚的,比杂志还精美的史/威产品目录:“你选一支史密斯/威森吧,它不会让你失望的。”

羿鸿接过来认真地翻看:“我要中号枪身,全不锈钢,四英寸枪管,可调瞄准器,装填三五七强力和点三八特制子弹。”

“我们有史/威六六型左轮符合你的要求。”他拿出了一只枪放到柜台上的橡皮软垫上。羿鸿拿了起来。这是一支制造得十分精美细致的左轮。枪身为闪着金属白光的高硬度不锈钢,枪柄是雕着鱼鳞纹的棕色胡桃木,羿鸿推住弹仓启合纽,手轻轻一抖,弹仓“叭”地旋转着从左侧跳出来。他透过窗子,看着六个光洁晶莹的弹仓孔。他合上弹仓举起枪,食指扣下扳机,往复击发*时,扳机平滑,力量均匀,并有一个明显的过渡间歇;击锤预置,进行单击击发*时,扳机短促而有力,击发平稳。羿鸿心中一阵高兴,左轮手枪的射击精度的关键就在于有一个力度平稳的扳机和动作干净的击锤。史密斯/威森果然是名不虚传。他决定买下这支枪。

“好,这是高明的选择。”枪商把枪装回盒里准备算账。

“等一下,”羿鸿伸手拦住他,“我还想要一支自动手枪。”

朱耀洲心中“嗯”了一声,他已经肯定,这家伙买枪不是为了自己受用,而是要揍别人的脑袋。他看看羿鸿,忽然感到十分好奇。

枪商此时是大喜过望,今天他碰到了大主顾了。他连忙殷勤地带他们到了半自动手枪的专柜:“自动手枪嘛,种类繁多有单击

发式、往复单击两用式和往复唯一式。”^①

羿鸥似乎是胸有成竹：“我喜欢往复／单击两用式。我的左轮是三五七强力，那我的自动手枪就要强调一下火力，选用9毫米口径，装弹不少于15发，枪管不短于4英寸。”

枪商不假思索地说：“我推荐德国西格造尔P-226*、美国史密斯／威森5906、意大利勃瓦塔92F*、奥地利格罗克17*型。”说着依次拿出四支半自动手枪放在柜上。他又指指旁边的柜台：“当然我们还有为收藏家准备的价值二、三千元的科斯*、西格P-210等名贵手枪。不过我觉得你买枪是为了实战，名贵牌子并不见得真实用。”

朱耀洲凑上前，拿起了一支枪握在手里比划着：“不行，这个不行？”

羿鸥看他那种十分在行的架势一愣：“为什么不行？”他不知道朱耀洲干什么都能装得很在行。

“啊。你看，这枪样子多傻，呆头呆脑，跟舞台上的木头枪一样。”朱耀洲挺注重“长像”。

枪商指着那枪介绍说：“格罗克是奥地利军队的正式装备，目前美国也很流行。它的特点是轻便简单，射击精度高。你看，除了复进机和枪管以外，差不多都是用聚合材料制成的。”

^① 自动手枪的击发方式分单击发(Single Action)、往复／单击发两用(Double Action)和往复唯一(Double Action only)式。单击发为最为传统的击发方式，射击前射手需将击发锤预先扳起，方可扣动扳机。这种枪扳机轻轻一扣便会击发，射击容易但误发(走火)的可能性很大，著名的布朗宁、寇特1911和屠卡雷夫手枪都是采用这种设计。往复／单击两用式为对单击发的改进。这种枪首发子弹可以采用同左轮手枪一样的往复击发式，通过用力扣扳机而使击发锤扬起，从而减少了误发的可能性。第一发以后各发子弹都采用单击发方式，以方便射击。西格造尔、史密斯／威森、勃瓦塔、格罗克等新型手枪都采用这种方式。往复唯一式是现代手枪进一步“左轮化”的结果。其特点是每一发子弹都要通过力度大，行程长的扳机击发。这种枪适用于对射击速度要求不高，但力求安全的警察使用。

朱耀洲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塑料枪啊，怪不得这么轻呢。”

“这可不是一般塑料，这是高分子材料，强度不次于金属。”

羿鸥好象也不太喜欢塑料东西，再加上格罗克的确是象朱耀洲讲的有些呆笨，他终于摇摇头。他拿起了著名的德国西格P-226。这支枪粗一看显得有些笨重：四方复进机头，四方枪柄，四方扳机护圈，甚至连复进机的回位柄、拆装柄都是四方的，但握在手里却觉不出蠢笨，倒给人一种自信感。枪的平衡点恰到好处，操起来十分舒适。这只枪和梅瑟迪斯奔驰轿车、莱卡相机一样，体现了德国产品的重厚严谨的风格。

“虽然这四只枪的品质不相上下，但大多数人认为西格是头号牌子，手枪专家评选最佳自动手枪时，这支枪得票最多。”

羿鸥的另一只手又拿起了史／威5906。这支手枪有着和西格造尔截然相反的气质。在整体造型上，史／威5906有着一种和谐的匀称感。复进机断面和扳机护圈都是方面略呈曲线。特别是枪柄背部按一般人手的形状弯成一个弧线形，又从顶部翘起，形成一个优美的尾翼。再加上枪身由白色细砂纹不锈钢制成。看起来简直不象是一件杀人武器。和那支史／威左轮一样，扳机的感觉几乎是完美的。

“史密斯／威森是世界名厂，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不但他们生产的左轮名列第一，自动手枪也是第一流的，这种5906型是美国警察中的头号热门货。”

羿鸥一手握着西格P-226，一手拿着史／威5906，一个象威式的大汉，一个象俊秀的姑娘，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忽然，他的目光落到了柜台上的最后一支枪上。

这是一支全黑色的枪。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其尺寸：枪身二十一、二厘米长，十四、五厘米高，枪柄足有四、五厘米厚，好一支大枪！它有着一眼便可以认出来的与众不同的设计。一般的自动手枪都是复进机套住枪管，这就免不了给人以粗厚重复的感

觉。然而这只枪的复进机在撞针以前全部是开放式。左右两侧均匀对称，黑铮铮的枪管露在外面，并且伸出复进机，给人以虎虎生风之感。扳机护圈内侧为椭圆、外呈翘起的长方形，便于双手持握。宽厚的枪柄为黑色尖菱纹胶木，中心刻有三支长箭透穿三个靶心，形成一个“山”字，下面是一串醒目的字母“Beretta”。羿鸿放下手里的两支枪，捧起了勃瓦塔。出乎他的意料，这支大型手枪握在手里全然没有沉重迟笨的感觉，倒十分自如灵活。他右手中指抵住护圈底时，虎口正卧在枪柄尾翼根部，食指恰在第一关节处扣住扳机，大拇指往下可以轻而易举地按退夹纽，往前可以扳复进机回位柄，往上可以控制保险、回锤两用开关，往后可以单手预制锤，使用单击发射首发子弹。这支枪操作起来竟然象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灵便。毫无疑问，枪的设计者对实战考虑得十分充分。

“哎，这支枪好，看起来有股子威风劲。”朱耀洲说道。

“勃瓦塔 92F 被人称为传奇式的武器，因为它一出现就改变了全世界手枪的格局。八四年美国军队决定更新使用了近七十年的寇特手枪。你知道寇特 1911 是举世公认的手枪之王，美军必须保证新型手枪的性能绝对优于它，为此他们对各种名牌手枪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条件苛刻的实验，结果勃瓦塔在实用性、可靠性、准确性及防腐、安全性上击败了所有对手，成为新一代美军装备。八八年法国军队又进行了同样试验，勃瓦塔再次获胜。目前各国的警察也在纷纷采用这种手枪。”

羿鸿问：“我知道自动手枪和左轮比起来最大的弱点是容易卡壳，许多名牌枪有时也免不了出现问题，所以我想知道这勃瓦塔的可靠性到底能达到多少？”

“如果你进行正常的维护保养，使用优质子弹，可靠性几乎是百分之百。勃瓦塔曾创造过连续射击 35,000 发无故障的纪录。”

羿鸥重新把几支枪试了一遍，勃瓦塔使起来最为舒服，唯一的缺憾是扳机稍显生涩不如史／威 5906。他决定选取勃瓦塔。

“三五七强力 379 元，勃瓦塔 659……”

“等一下，”羿鸥拦住了他，“今天我在这买了两支枪，你是否该给点优惠呢？”

“这……”枪商拿起计算器，“我把勃瓦塔给你打九折，593.1 元行吗？”

“我再要二百发 9 毫米子弹，一百发点三八特制，一百发三五七强力。”

“两支枪：加上弹药为 1079.70 元，税金 89.08 元，一共 1168.78 元。”

羿鸥从兜里掏出一大叠子钞票和购枪批准证书，忽然他停住手问枪商：“我现在还剩下三百三十元。你说三百三十元包括税金能买个什么样的价格便宜，但还好使的手枪？”

“你觉得诺瑞口^{*}怎么样？”

“诺瑞口，”羿鸥眨眨眼，“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怪名字。”

枪商从柜台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他：“诺瑞口实际是一个很有声望的武器公司。这是它制造的屠卡雷夫五四型^{*}手枪。”

羿鸥接过来一看，上面赫然打着“中国制造”的钢印：“中国制造？诺瑞口是中国公司？”

“诺瑞口是北京的北方工业公司的简称。”

羿鸥转向朱耀洲：“伙计看见没有，这是国内的五四式。”

“这玩意儿也卖到这儿来了？”朱耀洲没有想到。

“能赚外汇，什么不能卖？看见没有，那边墙上，五六式冲锋枪，这里叫 AK-47，五六式半自动，这里叫 SKS。”

“屠卡雷夫五四型和其他诺瑞口产品一样，坚固耐用，射击精度和可靠性也不错，而且价格便宜，是市场上最划算的实战用枪。”